

陈志文：每一次出发都是对自由的致敬



■受访人：陈志文（旅行作家、文化学者） □采访人：戴佳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志文，资深旅行者与文化探索者，30余年间60余次深入西藏，以镜头与文字记录雪域高原的自然壮美与人文精神。他痴迷于藏族文化中坚韧乐观的生命力，认为青藏高原的独特环境孕育了藏族“生活艺术家”般的智慧。在迎来中国旅游日之际，让我们对话这位旅行作家、文化学者，共同探讨旅行如何拓宽人生维度。或许在他看来，每一次出发都是对自由的致敬，每一页书卷皆是通往世界的密道。未来，他计划出版一部文化著作，来延续他对旅行与人文交融的深度追寻。

□你对西藏的着迷源于什么？多次进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年轻的时候我通过阅读发现藏族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民族，因为藏族生活的环境是与众不同的，那样的自然环境造就出来的人类一定是与众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藏族相较于其他民族生活条件、自然环境更加恶劣，遇到的困难比其他民族要多得多。但是就在那样的恶劣环境里，藏族不但在雪域高原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藏族文化。是什么样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生活观，能够让这一群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面热爱生活、赞美生活，这是我着迷于西藏的最大动力。

另外，在我的心目中，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因为青藏高原具有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海拔高度，这样的海拔高度造就出来的自然风光，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也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30多年里我进藏累计60多次。无论是拍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还是研究藏文化、藏族艺术，一直到现在，我每一次进藏都会有新的收获。在藏族同胞的身上，我看到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艺术。简单说，在我的眼里每一个藏族人都生活的艺术家。

□除了西藏，还有哪个地区让你产生了像对第二故乡那样深厚的情感？有没有一个小众目的地，是你觉得被严重低估，特别想推荐给读者的？

■除了我的家乡和西藏以外，我认为国内让我最心仪的地方应该是北京。北京是一个古都，有着非常灿烂的文化。而且我在北京生活过，特别喜欢老北京的氛围。

不过如果你要让我推荐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小众目的地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推荐云南的红河州。那是一个被世人严重低估的地方。那里的建水、石屏等几个小城都特别适合旅居和生活。元阳县的哈尼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从你丰富的旅行经验来看，不同年龄段的人去旅行，收获和感受会有哪些不同？

■这个话题涉及人生的知识储备、经验积累和人生阅历。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世界的看法都是基于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储备。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不同年龄的人，生活阅历不同，见识的范围也不一样，于是对旅行的体验也是截然不同的。简单说，每次旅游都是每一个人的一次“微缩的人生”。不同生活观的人会有着不同的境遇和结果。同时每一次的旅行都会为不同的人生带来不同的启示和影响。

□你觉得旅行对个人的成长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对于每一个有心人来说，旅行就是增长见识的过程。我们的古人用万卷书和万里路来形容二者的关系，已经说得非常透彻和贴切了。简单说，旅行对个人成长的最大影响就是见识。展翅翱翔的雄鹰和坐在井底的青蛙，二者之间对他们的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正是因为见识的不同，才会让他们走上截然不同的路，过上截然不同的生活。

□对于那些渴望旅行，但又因各种原因暂时无法成行的人，您有什么建议能让他们在有限条件下感受旅行的魅力？

■在我看来，旅行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身体在外面行走。我觉得旅行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眼睛的旅行，其次是心灵的旅行，还有就是身体的旅行。你的问题里的所谓旅行可

能仅仅是指身体旅行层面。身体的旅行暂时不能成行并不能够影响和阻碍眼睛的旅行和心灵的旅行。我觉得如果身体的旅行暂时不能成行的话，可以先从眼睛的旅行以及心灵的旅行开始，为未来的身体旅行打好精神和知识储备上的基础。

□你说过“旅行才是正经事”，能否诠释一下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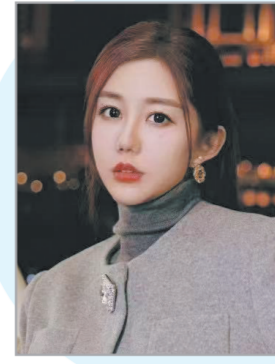
■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从生到死的单程旅行。我们在日常旅行中遇到的人和事，以及对旅行的感悟，跟我们在人生中所遇到的境况是非常相似的。过好自己的人生和完成一次高质量的旅行，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儿。拥有崇高旅行观，并具备丰富旅行经验的人在生活中一般都不会活得太差。所以旅行才是正经事儿。

□旅行过程中你会在闲暇时间阅读吗？阅读哪些书籍，能分享一下吗？

■我在旅行期间也有阅读的习惯，阅读的动力主要是因为对于旅行目的地了解的需求。良好的阅读对于旅行非常重要，好的读物可以帮助我提升对一个旅行目的地或者路途的认知。我更喜欢阅读每个旅行目的地的背景类、知识类读物。

□未来有新书出版计划吗？

■可能是因为我对西藏感兴趣的原因，所以我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汉藏两个民族交流的一些话题上。而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着各种各样的交通线。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等。而以前的康藏公路，也就是现在的318国道川藏段，就曾经汇聚大量民族交流的历史往事。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写一个以318国道途经地为区域，以民族交流、民族风情为话题的文化普及类图书。



6岁开始发表第一篇文章，16岁成为当年湖南省作家协会最小有名气的作家，17岁获文学类新锐人物奖，曾获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电影优秀剧本奖”，提名澳门国际电视剧金莲花最佳编剧奖，在青春文学领域拥有这样漂亮的履历，青年作家文吉儿的青春显得非常与众不同。

近日，文吉儿的《一起长大的约定》姊妹篇《海上明月》在现代出版社出版，该作品以独特的叙事视角、深刻的精神内核与鲜活的人物塑造，构筑了一幅当代青年追梦的斑斓画卷，被作家邱华栋誉为“不可多得的佳作”，郭德纲更盛赞其“细腻隽永，可爱可敬”。

□你怎样看自己的成长？

■成长就是一条必须走的路。在这个走路的过程中自己会经历很多阶段的变化。一路都有好风光，我会抱着一种体验的心情去走这段路。结果其实在我看来没那么重要，过程很重要，不开心很重要。慢慢地、稳稳地进步就挺好，就是成长了。

□发生了什么事让你改变想法？

■于我而言，每一件事情经历完要么是得到了什么，要么是学到了什么，都是好事。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你可能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填补自己的短板，但更有可能你是你花了一两年时间努力奔跑，别人已经跑完了一千米，但你可能还在五六百米的状态。但如果你能够竭尽全力，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最大，那就会事半功倍一些。我三年没有出书了，现在回归到纯文学赛道，对我来说是从优秀到顿悟的过程。

□这个顿悟的契机是什么？

■这个顿悟非常重要。互联网上有很多讨论女性成长的话题，像喊口号一样，冲击着我们的心理。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可能就不会发现原来“成长”一直都存在。其实这个顿悟来自我对自己的年龄开始不焦虑，对自己的特长开始有自信，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找到了新的希望和脉搏，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发展和节奏，开始有了详细的、可落地的规划，而且不再再有那种好高骛远的想法，更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怎么看自己的创作？

■我觉得从作者到作家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很多人羞于表达“自我”，而且寻找“自我”也需要天赋。《海上明月》出版之前，我跟刘同老师交流过，他说《谁的青春不迷茫》也是沉淀了13年才出来的作品，可能我们这种选手需要厚积薄发一些，我可能慢一点，但如果到了人生创作的迸发期，我觉得这个阶段会是非常明媚的，就像文学里面常常讲的“存在主义”，还处在攒自己人生基本盘的阶段。

□新作品也是青春议题？

■看了剧版《一起长大的约定》之后，很多人就喜欢上了这个IP，那是我中学时代的一段故事，这个姊妹篇《海上明月》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一段故事。如果我自己在家闷头创作的话，可能会写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东西，但是我也觉得如果一个作者没有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青春写出来，会非常可惜。所以这两年很积极地创作，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日记一样，我写的小说就是我的青春日记。我只是把我过去的人生复刻、回忆了一遍，不管是书籍也好，或者是影像也好，让大家知道我们95后这一代人的青春是怎么沸腾的，我们当时在想些什么，也可以给后来的小朋友一些参考的视角。因为永远都有人正在青春，永远都有人在人生的岔路口遇到问题，青春文学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参照物，也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线索。

□怎么看待你们对IP的运营？

■首先我在这非常认真、诚恳地感谢我的师父邱华栋老师，他很懂学生，也很体恤自己的学生，他给了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我非常感谢他。邱老师已经是第四次给我的作品做推荐，之前也帮我写序，他比较了解我的真实性格，也了解我“自我”的状态，他总是能够很细腻地捕捉到我每一部作品里想表达的内核，这个作品相较于上一个作品的进步是什么，一语中的。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没有进步，就会羞于面对自己的老师。

□从投资人视角，你怎么看IP改编？

■每个作品都会有一个大的母题，如果是我个人去做这个事情，我会跟原作者聊这个大的母题是什么，然后去跟制片人聊是不是应该尊重这个大的母题，接下来再进行一些细分领域的创作。任何一个作品我们都要想清楚，不管是小说还是剧本，它一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观众跟你一起成长，从第一集开始，我们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到最后，一定要改变观众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让他一点一点地完成认知迭代，或者如何让他共情你设定的东西，这个需要非常老到的笔法和创作技巧。从专业初心来说，我肯定第一时间去迅速捕捉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它一定有背后展现出的人性，基于这个人性，人物抉择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倡导更多的正能量，我觉得这也是所有作品的终极目的，只是我们通过一些不同的社会现象来表达。

□之后有什么计划？

■我还会在人文领域的领域继续研究下去，未来几年的创作重心还是在青春文学，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擅长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还有很多想要表达的青春文学的一些叙事观点。其实我还是应该把文学这条路走得更深远一点、更宽广一点。

文吉儿：我写的小说就是我的青春日记

■受访人：文吉儿（青年作家、编剧）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编辑手记

《云落》出版背后的故事

■张引墨

缘起：因一篇文章“锁定”张楚

有一天，我被问，为什么当初会签张楚？

我想了想，缘起是因为9年前，我偶然看到张楚的一篇文章《野草在歌唱》讲他怎么走上文学道路，我被这篇文章深深打动，断定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一定会是一个好作家。

在这之后，我开始搜寻购买张楚所有已经出版的图书，想先全部看一下，其中有一本《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哪里都买不到，看到出版社是花山文艺，想起曾经和时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的张采鑫一起参加过出版行业的好几次会议。打电话请他帮忙，他去出版社的仓库帮我找了一本，并快递给我。在一次饭局上和张楚遇见，认识他以后，我和他商量，想做一本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之后，我和张楚、《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老师及当时在鲁迅文学院的李蔚超一起约了见面吃晚饭，我带了做好的合同。张楚说，现在手里的小说还不够一本书，之前写的也都已经出过了。我说，不着急，签合同以后我可以等等。

然后他慢慢写，简直像存钱一样，过了将近一年时间，竟也存够了一本小说集的量。

那天晚餐，我们四位商量定下了张楚那本书的书名《中年妇女恋爱史》，因为在张楚已经写好的小说里，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能引起读者好奇心的有趣题目。

吃完晚饭回家，躺在床上，我想，今晚主要的任务是和张楚签合同，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签好字的合同放到哪里了。从床上翻身下地，我拿出随身带的包翻找，没找到。我想一定是落在昨晚吃饭的徽州小镇了。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到餐厅，询问他们有没有捡到一份合同，电话那边的服务员问我，你姓什么。我说姓张。她特别兴奋地说，那没错，你过来拿就好了，我们放在前台。我去拿合同，又顺便吃了一个午饭。告诉张楚这件事，他说，你比我强多了，我要是丢了东西。根本不知道丢到了哪里，你还可以找回来的。

《中年妇女恋爱史》出版后，不到一年时间实现了加印。

赴家乡拜访张楚

除了阅读我的作者所有能找到的作品，去作者的家乡拜访他们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2019年8月一天，季亚娅开车，我俩从北京出

发，一起去河北唐山滦南县看望张楚。原本计划得很好，下午3点出发，傍晚就可以和张楚一起吃晚饭了。但是，亚娅来我家的路上赶上了北京周末的大堵车，我们比计划的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才出发。

上路后，我和亚娅又专心聊天，天都黑了，我们的行程才走了一半，张楚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们走到哪里了，我和亚娅面面相觑，看着眼前伸向远方的马路和苍茫的田野，虽然导航一直在报一个地名，我们还是说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最终，晚上10点多，我们赶到了张楚订好的餐厅，他约了几个当地的好朋友一起在餐厅等我们。

张楚的家乡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有河，有海，有山，有美食。第二日我们先去游河，吃完饭后，又驱车去看海。晚上赶回城里和张楚的朋友聚餐喝酒。第三日还上山去果园采摘了很多苹果。

在海边，张楚告诉我他正在写一个长篇，并且已经写了3年。

历时七年，写完《云落》的故事

从2019年到2023年交稿，关于张楚的这部长篇小说，我们通过几次时间比较长的电话。记得有一次张楚在电话里说：“要弄清楚女人使用的包包的品牌也要花费一点时间，写一个长篇要处理的细节太多太多了。”

那段时间，他深陷在自己的创作中，有一些挫折，但慢慢在克服。

《中年妇女恋爱史》出版一段时间后，我向张楚要了一份创作年表，看完年表，我想，要出版的内容可以选择张楚创作初始的小说，也很有出版价值。因此整理出版了《多米诺男孩》。

时间来到2023年，离2019年已经过去4年，距张楚动笔写这个小说过去了7年。他终于完成了，虽然他还不舍得交稿，总觉得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最后还是不太情愿地发了初稿给我。

张楚一再地在电话里嘱咐我们要认真提意见，他还会再认真改。

之后，就是一个比其他小说都要漫长的一个看稿、提意见、修改、退回、再修改、再返回的过程。

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认真看了三遍，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十月文艺出版社当时的总经理林妮娜看完小说后，密密麻麻地写了一页纸的意见。我一边看一边在手边的小本子上写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在长达6个月的来回修改的过程中，我发现



左为张引墨，右为张楚

了张楚作为作家的另一面，他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丢三落四，对一些生活琐事凑合将就，容易妥协。但唯独对自己的小说，却有一种罕见的笃定和坚持。该修改的，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并修改，但是他自己认定的不应该修改的，再大的“压迫”他也岿然不动。

书稿进展到做封面，某天清早9点多钟，出版社总编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要给《云落》署名，我说：“好呀，你署名，肯定会给这本书带来很多帮助。”也从侧面说明，这是一本很好的小说。

做理想的编辑，坚守文学初心

《云落》出版后，收获各种好评。作为此书的策划编辑，与有荣焉。不过，在我的理解，一本书的出版是一个集体合作的过程。从《中年妇女恋爱史》的责任编辑江汀到《云落》的责任编辑窦玉珏，他们在文本处理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还有无数参与到这本书的出版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却藏在这本书背后的人。

前些天看到李敬泽的一个讲演，里面有几句话印象深刻：“理想的编辑不仅能看到光，有时是微光，他还能判断光，这还不够，他还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把他的直觉和判断付诸行动。”

不过人这种高等动物不仅仅擅长行动和判断，也擅长自造各种鄙视链，然后又身处其中备受折磨。编辑作为职业鄙视链中的一环，不得不克服自身的虚荣，长久地站在作者身后，被这个职业训练，变得谦逊。

谈到编辑的处境，以及目前萧条的图书市场，我总是想起《天才的编辑》电影中一幕，珀金斯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沓钞票，递给沃尔夫……这是我最渴望的编辑处境，货币所腾挪出的空间是无法想象的，让一切人性免于被考验而被保护，也能保护脆弱又无用的文学。

无论《云落》这本书获得怎样的成功和认可，我总是想起9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办公室看《野草在歌唱》时的情景，阳光洒下来，照亮了张楚早年写下的几句话：有时我骑着自行车走在僻城，看着众生万象，琐碎的幸福感会充满我的内心，我知道，早晚我会写出他们的心灵史，犹如上帝造人。